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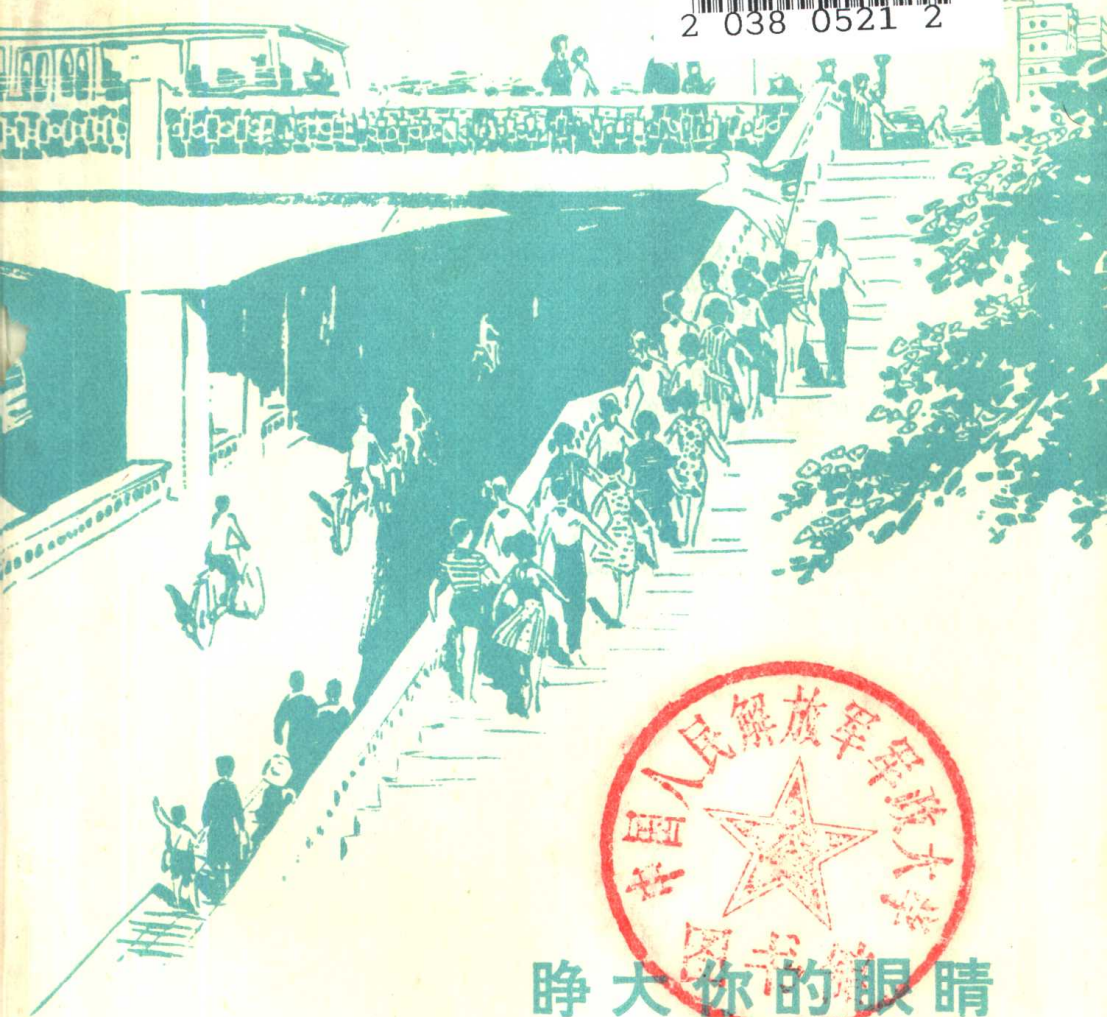


睁大你的眼睛

刘 心 武



2 038 0521 2



睁大你的眼睛

刘心武

北京人民出版社

睁大你的眼睛

刘 心 武

*

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

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4.5印张 70,000字

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：10071·136 定价：0.3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反映批林批孔运动中，北京街道开展社会主义大院活动的中篇小说。

大院里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和资本主义腐朽势力展开着激烈斗争。“孩子头”方旗依靠党的领导，带领全院儿童，机智地斗倒了妄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分子，挽救了被腐蚀拉拢的伙伴，表现出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觉悟。整个故事告诉我们：必须睁大警惕的眼睛，加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。

作品构思新颖，语言生动，是一本对少年儿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文学读物，适合中年级少年儿童和校内外教育工作者阅读。

目 录

1. “孩子头”方旗·····(1)
2. 一张票和二两糖·····(12)
3. 第一仗·····(20)
4. 算不出重量的小木箱·····(33)
5. 十二个向日葵·····(44)
6. 丝瓜架下·····(54)
7. 奇怪的外号·····(63)
8. 喜报红彤彤·····(73)
9. “定时炸弹”·····(79)
10. 小蜡烛和大铜锁·····(87)
11. 专场演出·····(92)
12. 瞄准射击·····(106)
13. 大问号和大叹号·····(114)
14. 狐狸回不了窝·····(125)
15. 大院晨光·····(135)



1. “孩子头”方旗

翻开这本书的同学，跟你认识，我挺高兴。

我给你讲个发生在我们大院里的故事吧。

我们这个大院，嗨，真叫大！你要能变成只老鹰，飞到天上朝下一望，那就能看出来，它好比是个用房子和墙砌出的“国”字，横卡在两条大胡同之间，好气派！七十年前，这个大院还是清朝一位王爷的王府呢，瞧，历史的车轮转得多快，原来住在里头的那个王爷早成了粪土；现在，住在里头的五十多户大多

是劳动人民，王府已经变成一座漂亮、热闹的社会主义大院啦！

我们大院有两块比较大的地方：前头垂花门里头的方院子，因为有四棵垂丝海棠，大伙都叫它“海棠院”，院里大人们开会，常用这块地方；后头西北角有片空场，长着一棵老粗老粗的大槐树，大伙管它叫“槐树地”，那是我们小孩子的“花果山”。

我们院有多少小孩？人家中学生，一个个走路模样都跟咱们不一样了，不算他们；那起罩衣上别手绢的小“嘎崩豆”，走起路来还一蹦一跳呢，也不算数——光算我们小学生吧，就足足有三十六个！

我这故事的主角方旗，是我们这个大院的“孩子头”。

你准得问：方旗凭啥当上了你们三十多人的头头？他有啥能耐？

“槐树地”的那棵大槐树，从根底下到分杈，足有一丈来高。我搂定了往上爬，吭吭吭，至少得八下才能骑到分杈那儿，坐定了还得呼哧呼哧且喘一气；人家方旗两胳膊一抱，脚底下蹭蹭蹭，你打“一”还没数到“四”呢，他已经坐在分杈那儿，两只脚荡悠悠，捋(luō)下个槐树豆儿扔到你鼻梁上了。就从这一件事，你琢磨琢磨：要是掰(bāi)腕子，你能不能轻易掰倒

他？要是跑百米，你能不能轻易超过他？

那么，方旗就凭这两下子成了“孩子头”啦？当然不是！你别急啊，听我把“幻灯事件”一讲，准能明白。

从去年春天开始，批林批孔运动掀起了高潮。我们大院里，批林批孔也搞得热火朝天。

五月里的一个晚上，小风吹得白杨树哗啦哗啦拍巴掌，满院流动着大人小孩的欢笑声。

那天晚上，大院里有个批林批孔会，定好在“海棠院”举行。

开会前，有群孩子在“海棠院”里足折腾。男孩子们在垂花门里外，抄手游廊左近，穿过来、跑回去，玩“打游击”；女孩子们在海棠树下跳猴皮筋、拽(zhuāi)包儿；还有些个“嘎崩豆”啥也不正经玩，光各处瞎凑热闹。

你该发话了：“这么乱乎，可怎么开会呀？”

甭急，这就显出方旗的作用了！

“笛——笛——”垂花门那儿，响起了清亮的哨声。

吹哨的就是方旗。只见他站在垂花门外的石矶(jī)上，举手招呼孩子们：“‘槐——树——地——’集——合——！”

刷刷刷、登登登，一阵脚步响。不一会儿，“海棠院”安静下来了。

大人们陆陆续续拿着板凳、马扎坐到院心，方大妈——方旗的妈妈，居委会治保主任——稳稳当当地走到前头，开始组织当晚的会。

那次的会，是请工厂理论小组的同志给系统地讲儒法斗争的历史，我们小孩子听着太深，所以方大妈没让我们参加。

方旗把我们拢到后院干嘛？光是为了不妨碍大人听讲吗？才不呢。他是组织我们一伙孩子，用我们喜闻乐见的形式，搞批林批孔、学习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！

看吧！“槐树地”西边的大墙上，用整开的大白纸糊出了一块“银幕”；一排排的小板凳、小椅子，面对“银幕”，排成折扇形；尽后头，大方桌上，摆着伸出“炮筒子”的黑匣子——哈，你当然知道，那是幻灯机。看来，要开幻灯晚会啰！

当然，准备这个幻灯晚会的不是方旗一个人，不光他们几个五年级的大同学花了力气，象我这样的四年级学生，张翠翠那样的三年级学生，也都没少张罗。幻灯机是我们自己做的，幻灯片是我们利用碎玻璃裁的；学校里的语文老师帮助我们编脚本，美术老

师指导我们画的画。节目有《孔老二求官》、《西门豹治水》、《陈胜吴广起义》，还有根据方旗他们大同学搞社会调查编的《贺姥姥家史》。大伙顶感兴趣的是最后一部，因为这部片子用具体的事儿说明了：林彪搞“克己复礼”如果得逞，会把我们劳动人民推到啥样的火坑里去。再说军属贺姥姥就住在我们大院里，我们平时都特爱听她给讲故事。

我们小个在前，大个在后，坐得整整齐齐。方旗指挥，大伙先唱了支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我带头劈哩啪啦拍上了巴掌，催放幻灯的人快点对光。我想，等对光“试镜头”的时候，我可得举起手来，捏个兔子头的剪影，映到“银幕”上去，那多有意思呀！

可是，方旗挥手制止我们鼓掌，他宣布说：“天没全黑呢，现在演瞧不清。我先教大伙唱支新歌——《批林批孔当闯将》吧！”

大伙学得真带劲。不知不觉，歌学会了，天也黑了。该开演啦！

方旗他们家就在“槐树地”的北屋。教完歌，方旗招呼正在他家赶画新片头的大乔，赶紧把装幻灯片的木盒拿出来。大乔在里边嚷上了：“还差两笔就画完了！盒子在东边窗台上，我把盖打开散潮气呢！”

听了大乔的话，有个同学就走去取盒子。

“唉呀！”那同学生气地叫了起来：“咋搞的？谁往盒子里泼水啦？”

这一叫，“槐树地”顿时乱了起来。

好些孩子站起来往窗台那儿跑，他们要亲眼看看是怎么一回事儿。

我也跟在方旗后面，跑了过去。

方旗打起手电一照，呀！盒子里还有小半下水。幻灯片算是完了。你想，自造的简易幻灯片，哪经得住水泡？

真好比骑车去香山，刚出西直门就崩了带，可怎么办哪？

方旗、大乔他们几个大同学凑拢一块，大概是在商议。

我们三、四年级的还沉得住气。一、二年级的可就哇啦哇啦嚷开啦。有的喊：“谁使的坏？找他算帐！”有的叫：“这下还怎么演幻灯呀？干脆到‘海棠院’听会去吧！”……

更糟糕的是，有些没上学的“嘎崩豆”下位子追打吵闹起来，有几个干脆顺着甬道朝“海棠院”跑去；一个小姑娘摔了一跤，哇哇地哭开了……

当时我心里鼓槌子乱颠，没个主张。

在这关键时刻，“笛——笛——”方旗又吹了两声

哨子，大声命令：“各——就——各——位——！”

两个五年级的女同学，赶紧去追拦住“海棠院”跑的小娃娃们……

我和同年级的几个伙伴，赶紧带头回到位子上坐好。

“还看得成幻灯吗？”

“咱们干啥呀？”

……

对这些提问，方旗先不回答，只是把手有劲地一挥：“来，复习一遍《批林批孔当闯将》！”

雄壮的歌声响起来了。这一遍大伙唱得特快。

歌声一停，方旗严肃地问大伙：

“咱们这里头，有没有人不小心，把水溅到盒子里？”

“刚才谁在‘槐树地’玩来着？有没有看见谁往窗台那块泼水？”

大伙七嘴八舌，都在回答，总起来是两个字：“没有。”

方旗和几个大同学又仔细询问、分析了一番。看起来确实不象是我们群里的人干的。我们里头虽然也有爱开玩笑、甚至搞点恶作剧的伙伴，可从来没有人拿批林批孔这样的正经事开过玩笑；再说，我们每

一个人都盼着快点看上幻灯，谁会去有意毁幻灯片呢？

“准是有人捣乱！”

“非把他查出来不可！”

大伙的想法一集中到这一点，个个心里开了锅。

方旗跟大乔他们又议论了一下，就大声对大伙说：“幻灯片给毁了，究竟是什么人干的、为什么这么干，现在一时还弄不清，咱们大家都要长个心眼，好好琢磨一下。眼下幻灯是演不成了，大伙说，咱们能乱起来，去冲击‘海棠院’的会场吗？”

“不——能——！”大伙心齐，声音也就特齐。

另一个女同学接着说：“幻灯演不成，咱们也不散！我们几个，给大伙讲批林批孔的故事。我先给大伙讲《老师傅三批‘克己复礼’》，你们听不听？”

一阵响亮的掌声，代替了回答。

她讲得还真生动，我听得入了神！忽然，方旗轻轻地拽我衣袖，小声对我说：“来，你给我当助手！”

我随方旗来到他家窗台下，他让我蹲下打起手电照地。

原来，他要检查窗根下有没有脚印。

方旗家窗外是潮湿的泥土地，很容易留下脚印；但它不当路，没有特殊原因，又不会有很多脚印。

在离窗二尺外的地方，我照出了一片重重叠叠的脚印，那显然是刚才大伙围过去的时候踩出来的。再往前照，除了拿盒子的同学留下的球鞋印，再找不出啥明显的脚印了。

我微微叹口气：“唉！”

看来，是找不出啥线索了。

方旗拍拍我的膝盖，让我注意力集中。我眯眼细看，啊，在那簇月季花边，有一道自行车轱辘印！

我咬着嘴唇正琢磨呢，方旗已经掏出张纸来，用炭笔描下了那车轱辘印的花纹……

两天以后，我到方旗家找他玩，问起车轱辘印的事，他打开书桌抽屉，让我往里看——呀！也不知他用什么法子，在几张旧纸上留下了几个清晰的车轱辘印。

我兴奋地问他：“浇咱们幻灯片的人，能由这车轱辘印追出来了吧？是谁？什么时候你领着我们找他算帐去？”

方旗把抽屉关得紧紧的，反过来问我：“凭它，就能算帐啦？”

方旗以为我遇事还象过去那么光知道作加减法呢！其实，我琢磨两天啦！

“怎么不能？”我急着谈出了自己的看法，“你们后

头这几个套院里，八户人家一共有十辆自行车，这些个车的轱辘印，总不会都是一个样吧？咱们顺轱辘印找车，顺车找人，不愁破不了案。那干坏事的人准是一手扶车把，一手拿盛水的杯子，溜着自行车挨近了窗台，趁没人注意，哗啦——把水泼到了里头……”说完，我盯着方旗，心想：怎么样，遇事我也能分析一气了吧？

方旗笑着看着我，忽然说：“小凡，我破个谜你猜：房子里有帐子，帐子里有胖子——是啥？”

我不满意地说：“这时候破啥谜！再说，你也没说对，应该是：麻房子，红帐子，里头有个白胖子——这才是花生！要不，猜啥不成？核桃、栗子……哪个没有房子、帐子、胖子？”

方旗点头说：“对哇！一个道理，光凭手里这个车轱辘印，能下结论吗？”

我叹了口气：“合算这车轱辘印，没用哇？”

方旗捅了我一拳：“你呀你呀！尽荡秋千，一会儿东一会儿西！现在还不能说它没用。究竟谁泼的水？为什么要泼水？还得做很多调查研究工作才能弄清楚。其实，我原来也有你那种简单想法，是妈妈纠正了我。她说：别以为搞调查研究跟你爬树似的，三五除二就能解决问题；要多问几个为什么，要钝钝阶

级斗争这根弦。小凡，咱们可得好好下功夫啊！”

我明白了，使劲地点头。

最后，方旗郑重其事地说：“车轱辘印的事，暂时得保密，谁也不许告诉！”

我握住红领巾说：“保证！”

方旗使劲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我们俩全快活地笑了。

介绍到这儿，你该知道我们为什么都服方旗了吧。

不过，我们院的孩子里也有跟方旗“顶牛”的，那就是惹人生气的郑可意。

要问他怎么惹人生气，好，我就举个例子说说吧，你听了准也得气歪了嘴！





2. 一张票和二两糖

去年夏天的一个星期日，我正在家里帮妹妹修理玩具拖拉机呢，方旗挥着两张电影票跑了进来：“《艳阳天》！八点五十的，快走！”

我高兴得心里顿时开出朵花儿，把拖拉机往妹妹怀里一送，蹦起老高。早听说《艳阳天》这电影特棒，可我老没看上，这回，总算达到心愿啦！

我和方旗连蹦带跳地往院外跑，刚跑到前院的合欢树下，迎面撞上了郑可意。